V 16
B927
H83

昭代明良録卷之十六

青谿　童時明　編次
海虞　李喬新　錢世揚　校正
三衢　童文龍　綉梓

直節名臣

童時明曰直道自古難容惟不容然後見直甚非甚盛世所宜有也而要之君仁則臣直又豈甚盛世之所可少者哉是故列諫垣而不阿不隨直節見於批鱗居寮寀而敢作敢爲直節見於砥柱卽或身雖不保而當宁動聽奸諛寒膽補益世道匪

淺鮮已柰何其可獨遺耶　明興二百餘年間當不諱之朝而英英自見摧鋒折銳捐軀不恤者寧顧無其人乎余謹采次其實著爲傳或因以概見取節云耳嗚呼明君容直烈士成名二者事悖而道同爲士者固無樂乎以名自見而君亦毋徒成直士之名哉

葉廣文傳 附周監生

葉廣文名居昇字伯臣浙江寧海人也幼負大志居嘗慷慨自許元末隱居不仕　太祖登極以人才薦召至京授山西平遥儒學訓導造士有方洪武九年五星紊度日月相刑下詔求言居昇聞詔謂人曰今天下有三事其二事易見而爲患小其一事難知而爲患大此三者積于吾心久矣縱不求言猶將言之況有明詔乎即爲疏馳奏其畧曰臣竊觀當今之事大過者有三曰分封太侈也曰用刑太繁也曰求治太速也何以明之日者君象也月者臣象也五星者卿士庶人之象也臣愚不知星術姑以所聞於經傳併據前世已行之得失者論之詩曰彼月而食則惟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陰盛陽微則爲不善矣今日刑於月猶之可也而曰日月相刑則月敢抗於日

者臣敢抗於君矣惟主上之有天下掃除群雄如踐
艸芥包絡豪傑如使臂指今公卿大臣擁數十萬之
衆戰必勝攻必取者朝廷遣一介之士召之則拱手
聽命無敢後時況敢有抗衡者乎傳曰都城過百雉
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中十五之一
小九之一使上下等差各有定制上得以兼乎下下
不得以兼乎上所以強幹弱枝以遏治源而崇治本
也國家裂土分封使諸王各有分地以樹藩屏以復
古制葢懲宋元孤立宗室不競之弊也然而秦晉燕
齊梁楚吳閩諸國各盡其地而封之都城宮室之制
廣狹大小亞於天子之都賜之以甲兵衛士之盛臣
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後削其地而奪之權則起
其怨如漢之七國晉之諸王否則恃險爭衡否則擁
衆入朝甚則緣間而起防之無及也此皇天眷顧之
甚或者譴告以相刑之象與今議者曰諸王皆天子
親子也皆皇太子親弟也分地雖廣制度雖修所謂
犬牙相制磐石之宗天下服其強耳豈抗衡之禮耶
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今王亦爵也漢謂諸侯王
亦不過三分之一耳禮莫大於分使王侯之國與京
畿同則爲列國矣尚有君臣之分乎今秦晉燕齊梁

楚吳閩諸國皆連帶數十城而復優之以制假之以兵議者何不據漢晉之事以觀之孝景皇帝漢高帝之孫也七國之王皆景帝之同宗父兄子弟也當時一削其地則遽搆兵西向晉之諸王皆武帝之親子孫也易世之後迭相擁兵以危皇室遂成五胡雲擾之患由此言之分封踰制禍患立至援古証今昭昭然矣此臣之所以爲太過者與昔賈誼勸漢文帝早分諸國之地以待諸王子孫謂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向使文帝盡從誼之所言則必無七國之禍顧及諸王未就國之先節其都邑之制減其衛兵限其疆里亦以待封諸王之子孫此制一定然後諸王有聖賢之德行者入爲輔相其餘世爲藩衛可以與國同休世世無窮矣割一世之恩以制萬世之利以消天變以安社稷天下幸甚臣又觀歷代開國之君未有不以尚德緩刑而結於民心亦未有不以專用刑罰而失民心國祚長短悉由於此三代秦漢隋唐享國之數具在方冊昭然可觀其故何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詞禁民爲非曰義此可以見天地好生之心與聖人守位之道矣然而禁民爲非

之義特居末者明不得已而用刑而不專任刑罰也古者斷獄刑天子爲之徹樂減膳而寓慘怛之意於其間誠以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敎養之俱欲其並生於天地間也然而不率敎者入其中則不得不刑之耳故其仁愛之篤洽民肌膚淪民骨髓民思其德愈久而不忘故其子孫享國久遠豈偶然而已哉今議者曰宋元中葉之後紀綱不振專事姑息賞罰無章以至亡臧主上所以痛懲其弊而矯枉之過也故制不宥之刑權神變之術使人知懼而莫測其端也臣聞開基之主垂範萬世一動一靜必合準繩後子孫有所持[illegible]刑者民之司命可不慎與夫刑罰貴乎得中過與不及皆非天討有罪之意也使刑政不立而強暴得以相凌則國非其國矣若刑罰繁苛而政治促急則民無所措手足矣姑以當今刑罰言之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無假貸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出聖衷致使治獄之吏務從深刻以趨求上意深刻者多獲功平允者多獲罪或至以贓罪多寡爲殿最欲求治獄之平允豈易得哉唐太宗謂侍臣曰鬻棺之家欲歲之疫匪欲害于人欲利於棺售故耳今法司覈理一獄必求

深以成其考今作何法使得平允太宗矯隋之暴刑罰務從寬宥猶患及此況今立嚴密以矯寬縱能無是失何以明其然也古之爲士者以登仕版爲榮以罷職不叙爲辱今之爲士者以混迹無聞爲福以受玷不辱爲幸以屯田工役爲必獲之罪以鞭笞箠楚爲尋常之役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捃摭務無遺逸有司催迫上道如捕重囚比至京師而除官職名以貌選故所學或非其所聞而所用或非其所長洎乎居官言動一跌於法苟免誅戮則必屯田工役之科所謂取之盡輜銖用之如泥沙率是爲常少不顧恤然此亦豈人主樂爲之事哉欲人之懼而不敢犯也竊見數年以來誅殺亦可爲不細矣而犯者日月相踵豈下人不懼法哉良由激濁揚清之不明善惡賢愚之無別議賢議能之法既廢以致人不自勵而爲善者怠宋程頤有言曰君子小人嘗相半也天下治則小人多化爲君子天下亂則君子多化爲小人此言在上之人有以化之耳有人於此廉如夷齊智如良平一或不謹少戾於法上之人將録其所長棄其所短而用之乎將舍其所長指其所短而置之法乎苟取其所長而畧其所短則中庸之材爭以

爲廉爲智而成有用之君子矣苟求其所短棄其所長爲善之人皆曰某廉若是某知若是少不如法朝廷不少貸之吾屬何所庸其身乎致使今之居位者多無廉耻當未仕之時則修身畏懼動遵禮法一入於官則以禁網嚴密朝不謀夕遂棄廉耻或事掊尅以修屯田工役之資者率皆是也若是非用刑之煩者乎晉郭璞有言曰陰陽錯繆皆煩刑所致今之天變豈非煩刑所致者乎臣願自今朝廷宜録大體赦小過明詔天下修舉八議之法嚴禁深刻之吏斷獄平允者則超遷之苛刻聚斂者則罷黜之如此則人主足以隆好生之德以樹國祚長久之福兆民自安天變自消矣昔者周自文武至於成康而後教化大行漢自高帝至於文景而後號稱富庶文王武王高帝之才豈不能使教化行以致富庶也葢天下之治亂氣化之轉移人心之趨向皆非一朝一夕之故致治之道固不可驟耳今國家既紀元九年於茲偃兵息民天下大定紀綱大振法令修行亦可謂安矣而主上切切以民俗澆漓人不知懼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故或朝誅而暮犯者有之非目所進今日被戮者有之乃致令下而尋改已赦而復收天下臣民

莫之適從而不能相安者甚不稱主上求治之心也臣愚謂天下趨於治也猶堅氷之將泮也氷之堅非大陽一日之光能消之也陽氣發生土脉微動和氣薰蒸然後融釋聖人之治天下亦皆是也刑以威之禮以導之漸民以仁摩民以義而後其化熙熙也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非空言也況今之天下猶古之天下民俗雖漓而民好善惡惡之心則未嘗泯也因其好善惡惡之心以正風俗則求治之道在是矣求治之道莫先於正風俗正風俗之道莫先於使守令知所務使守令知所務莫先於使風憲知所重使風憲知所重莫先於朝廷知所尚朝廷知所尚則必以簿書期會訟獄錢穀之不報爲可恕而世俗流失敗壞爲不可不問而後正風俗之道得矣風俗既正天下其有不治者乎古之郡守縣令爲民之師帥則以正率下以善導民使化成俗美者也征賦期會簿書固其職也今之守令以戶口錢粮簿書獄訟爲急務至於農桑學校王政之本乃視爲虛文末節而置之不問將何以教養黎民哉及至憲司分部按臨亦但循習故常依紙上照刷如此小民不知孝悌忠信爲何物爭鬬之俗成奸詐之風熾而禮義廉

耻掃地盡矣此守令未知所務之大也風紀之司所以代朝廷宣導風化訪察善惡條舉綱目拯治萬事至於聽訟讞獄其一事耳今專以訟獄爲要務以獲賊多者爲稱職以事蹟少者爲闒茸一有不稱雖有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視爲虛文未節而不暇舉若是謂之察惡亦近之矣所謂宣導風化者安在哉其始但知以去一贓吏決一獄訟爲治而不知勸民成俗使民遷善遠罪爲治之大者也此風憲未知所重之失也守令親民之官風憲親臨守令之官未知所務如此所以求善治而卒未能也王制論鄉秀士升於司徒曰選士司徒論其秀士而升於大學曰俊士大樂正又論造士之秀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其考之詳如此成周得人爲盛今使天下郡縣生員考于禮部升于太學使歷練衆職任之以事可以洗歷代選舉之陋而上法成周之制矣然而郡邑生員升於大學或未數月遽選入官者間亦有之臣恐此輩未諳時政未熟朝廷禮法不能宣導德化上乖國政下困黎民雖曰國家養育之仁然世間奇材罕有如顏回耿弇鄧禹者固不可拘于常法雖賈誼之才漢朝以年少難任

委之長沙開國以來選舉秀才不爲不多選任名位不爲不重自今數之賢者寧有幾人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昔年所舉之人大半罹于罪過豈不深可痛惜乎凡此皆臣所謂求治太速之過也疏入 上怒其疎間骨肉詔逮赴刑曹問狀居昇復條荅封建規制不宜過侈 上怒未解逮繫獄亡何病死獄中又有周敬心者山東人監生當洪武季年朝廷訪求通曉曆數者爵通侯敬心奏言國祚長短在德厚薄非曆數之可定三代有道之長固所定論三代而下深仁厚德者漢唐宋而已如漢高之寬仁繼以文景之恭儉昭宣之賢明光武之中興章帝之長者唐太宗之力行仁義宋太祖之誠心愛民是以有道之長國祚最短者莫如秦其次如隋又其次如五代始皇之酷虐煬帝之苛暴五代之窮亮是皆人事所致豈在曆數惟聖上膺天眷命掃滅胡夷救亂誅暴其功大矣然神武過于漢高而寬仁不及明察過於太宗而忠厚不及是以御宇以來政教未敷四方未治伏乞効漢高之寬仁同太宗之誠慤法三代之稅斂則帝王之祚可傳萬世何必問諸小技之人耶又言陛下遠年遠征臣民萬口一詞皆謂耻不得傳國寶欲

取之耳臣聞傳國寶出自戰國楚平王時以卞和所得之玉琢之秦始名曰御璽自是歷代傳爲奇珍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知仁乃人君之寶玉璽非寶也且戰國之君趙先得寶而國不守五代之君皆得寶皆不旋踵而亡葢徒知玉璽之爲寶而不知仁義之爲寶故也天下治安享國之久者莫如三代三代之時未有玉璽然則有天下者在仁義而不在此璽亦明矣使兵革數動軍民困苦是忽眞正之大寶而易無用之小寶也聖人智出天下明照萬物輕此而重彼愛彼而不愛此耶又言方今力役頻難戶口雖多而民勞者衆賦斂過厚用粮雖寔而民窮者衆教化薄矣而民不悅所謂徒善也法度嚴矣而民不服所謂徒法也昔者汲黯言於漢武帝曰陛下內多慾而外施仁義奈何欲効唐虞之治乎方今國則願富兵則願強城池則願高深宮室則願華麗土地則願廣人民則願衆於是多取軍士廣積錢財征伐之功無虛日土木之功無已時如之何其可治也又言洪武四年欽錄天下官吏十三年連坐胡黨十九年起天下積年民害二十三年大殺京民妄言罪名不分臧否一槩殺之豈無忠臣烈士善人

君子誤入各項之中於茲見陛下之德薄而殺戮之機深矣夫自古不嗜殺人者能一天下而殺之多者后嗣不昌秦隋元魏之君好殺不已其後至於滅絕種類漢時誤殺一孝婦致東海枯旱三年方今水旱連年不臻大稔未必不由殺戮無辜感傷和氣之所致也又言明王之制賞不僭刑不濫今刑既濫矣復賞賜無節天下老人非功非德人賜鈔五錠出征軍官位高而祿厚平寇禦侮亦其職分當然今乃賞賚不計其數夫厚斂重科窮民困苦而濫賜無功之人甚無謂也宜節無功之賞以寬窮民之賦則天下幸

也其餘若通鈔法罷充軍等事皆切時弊約三千餘言後莫知其所終

童時明曰賈太傅當漢文盛世而爲痛哭太息乃今讀其策未有不沾沾嚮慕也者豈徒以其文誠有適於治安云爾葉博士生逢創世銳理之君而毛舉疵類懇切極言倘亦有治安之意乎其所謂易見而患小者不具論論其所策分封蓋若燭照計數而龜卜甫一傳而眉睫立見不爽絲髮柰何葑菲之不采也悲夫雖然國有遺恨言無遺策身雖縲絏而諤諤英風津津石畫足度越一世若周

傷無由季道嘗隨駕中都　帝命賦詩有治定不教生縱逸功成猶遣歷間關之句　帝覽之以爲安不忘危賜白金貳拾兩綵段二端未幾拜僉事按察浙江決積歲滯獄六百餘起有牽於文繫者平反尤多民以無寃咸嗟服之竟爲陳寧所啣傳致其死時洪武六年也陳寧後以犯法伏誅

童時明曰朱給事以諫濫刑劉起居以忤深刻皆以直氣培國脉者也而卒以刑死悲夫乃劉公始不負友中不負君終爲人所負胡文穆有言奸也鬼蜮公也列星盡之矣

錢尚書傳

刑部尚書錢唐字惟明象山人長身玉立才氣卓越博通經史與人交不苟合　高皇帝混一華夷起而敷陳王道裁正禮樂授刑部尚書召講堯舜典及大禹謨陛立而對或糾唐草野之人不知君臣禮唐正色曰以古帝王之言陳於陛下不跪不爲倨　上然之諫宮中不宜揭武后圖忤旨待罪午門外至日亥始賜飯即命禁中撤其圖　上一日出令孔子釋奠止行於曲阜京師天下不必同祀唐上疏諫曰孔子百王宗師先儒謂仲尼以萬世爲土天下祀孔子如

上舍無官守言責而極言如此名俱並洛陽不朽矣

朱給事傳

朱吉字季寧姑蘇人初張士誠據吳士爭往求仕吉獨避地崑山洪武初以學行薦召對稱旨授戶科給事中吳中糧長以稽違勘合皆坐死籍沒其家吉疏言勘合雖違而稅糧已足乞減死 上從之亡何值胡黨賄罪窮治株累良善吉上疏極言其寃濫忤旨逮繫詔獄尋得出改調中書舍人外遷浙江按察司僉事以伉直繫獄卒又有劉僉憲

劉僉憲傳

浙江按察司僉事劉季道名宜正以字行吉安之永豐人也居家孝友有至行元季天下繹騷其友梁姓者爲福建招討託致其母扶持兵革間出艱難致其母子相見嘗與姻戚居逆旅忽得疾親爲調藥餌及死抱之哭解衣殮之所遺金悉以歸其子洪武初以明經薦辟初拜起居注遇事知無不言竭盡悃誠當是時御史大夫陳寧以剌淩倚寵爲奸縉紳士大夫蠅集其門季道論劾首發其奸狀然寧根據已深迄不能動季道每側目視之不爲少屈寧懷憾切骨中

祝聖壽報本之禮不可廢也令遂止洪武二十三年令儒臣修孟子節文先是　上覽孟子至土芥寇讐之說大拂意謂非臣子所宜言議欲去其配享詔敢諫者罪以不敬且命金吾射之唐抗疏入諫輿櫬自隨袒胸當箭曰臣得爲孟軻死死有餘榮矣　上見其誠懇命太醫院療其箭瘡孟子配享得不廢尋以耳聵乞歸不允明年以諫事戇直謫壽州判官卒當　太祖令止孔子釋奠也又有程徐字仲能蘄縣人位吏部侍郎亦上疏極言其畧曰自古帝王之治天下教養二者而已民無社稷三皇則無以生非孔子之[illegible]政有國者祀之必徧於天下盖以維持世道[illegible]始而報功德也三代而上若堯舜禹湯文武屢久皆聖人也然而發揮三綱五常之道載之於經傳範百王師表萬世人極不墜者孔子之力也天下不可一日無孔子之道則教不可一日廢天下不可一日無孔子之教則祀不可一日廢今使天下之人讀其書由其教行其道而不得通祀焉非所以崇本始報功德也　上允其奏尋改刑部侍郎終刑部尚書又有豐寅初

童時明曰錢公爲人秉心如丹故諫諍冒矢石不

懼閑衛正學有功孔孟併讀程公之疏聖道如日
中天萬世仰賴二公之力鉅矣

豐寅初者字復初蘄縣人博學篤行耻事胡元隱於
句章之墟洪武十七年徵爲國子司業適上元有詔
放燈寅初抗疏力諫忤旨謫德化縣敎諭以身廸人
建文壬午棄官躬耕卒年百五歲子慶進士給事中
諫景泰南宮易儲事繫詔獄七年慶孫熈狀元嘉靖
初以議大禮不合謫戍鎮海衛

童時明曰豐公矢心諫職而終以節隱斯忠良一
揆者歟一傳而子再傳而曾孫所謂累世忠直耶

王侍御傳

監察御史王朴初名權陝西人也性伉直洪武中以
人才薦召奏對稱旨特授御史言事無所避忌上
信愛之日侍便殿　上時有所論說朴輒面爲可否
廷爭曲直刺刺不少置同列誚讓之朴曰國家置輔
弼之臣寧令從吏耶且不曰天子有諍臣乎而欲猥
爲面從朴非所知也久之　上亦頗嫌其戇一日退
御左順門論時政朴爭之強　上面發赤命武士曳
出斬之反接至市邊命持赦赦還反接見　上曰汝
能改乎當宥汝不則不汝赦朴朗聲應曰陛下以臣

爲御史豈可戮辱至此且以臣爲有罪安用生之若無罪又安得戮之臣今日願速死得與龍逄比于遊地下足矣　上復命反接至市行過史館大呼曰學士劉三吾聽之某月日皇帝殺無罪御史王朴乃從容賦詩而就刑行刑者復命　上惻然問朴死云何行刑者以詩對　上怒曰彼有片言亦當以聞矧詩耶遂坐死蓋　上憐其死欲折其氣寔無意殺之也

童時明曰盡言昭過處彼已且不可矧事君耶王公昧將順之義矣雖然長孺非乎屢批逆鱗而卄次靡悔果且易能哉

周憲使傳

浙江按察使周新廣東南海人也永樂初由鄉舉薦爲監察御史彈劾敢言貴戚憚之目爲冷面寒鐵公巡按福建建言開讀詔書武職悉從布政府縣衙門行禮著爲令又按北直隸奏請吏民犯流徒者就發種田具有聲望擢按察使治浙江浙江按察司故有寃民非其罪淹繫經年聞邸報喜曰冷面寒鐵公來吾無恙矣及至果洗其寃出之一時遂稱神明在浙異政日著一日視廳事忽旋風吹異葉至前舞翩翩不下新恠問之左右言此葉出城外一古寺近處亡

有也新曰此必寺僧行刼殺人埋其下耳亟遣吏卒發之得婦人屍以鞫僧僧即欵服抵罪先是方赴浙時道上群蠅迎馬首而聚頃之群去使人尾之得一暴屍身上剩衣尚有一小木印在及莅任市布得印誌同者鞫之即刼布商賊也悉以其贓召給布商家人而抵賊以法杭有一巨商遠來未抵家數里而日暮恐孤行重負爲人所圖潛以其貲置一祠后下而罄身歸妻怪其囊空具告以故明晨往取之無矣訴於新新曰此必而妻有外遇也覈之果然蓋語妻時樓之者竊聽先往取之去遂併治其姦嘗微服巡屬縣觸縣令收繫獄中與囚語遂知一縣疾苦縣令竟以罪黜由是郡邑吏亡問長貳莫不聞風股慄有贓汚者往往解印綬去當是時周廉憲之名滿天下僚友素骯髒者咸自以爲不及下之矣居亡何錦衣指揮紀綱差千戶往浙緝事綱方有寵於上千戶狐假作威索賂新捕之千戶迸入京訴於綱綱奏新專擅詔遣官校逮至京陛見新抗言曰在內都察院在外按察司朝廷法紀官也此而不觸奸何用豸爲臣今奉法捕惡柰何罪臣 上怒命殺之臨刑大呼曰生爲直臣死爲直鬼吾無憾矣 上尋悟其寃而惜之

時永樂十年也後四年紀綱犯法伏誅

童時明曰周公政蹟甚顯著于浙浙人相傳公死而神不泯遂爲浙之城隍神往往有徵應傳有之聰明正直之謂神或亦其理然乎生理本直身死而神王矣

賈御史傳

監察御史賈承芳江都人永樂初以太學生用積分拜監察御史直言觸忌下錦衣衛獄年餘遇赦復官未幾以言事伉直謫龍江右衛吏即日就吏列捧案牘尋召見復其官屢挫益勁不少脂韋又謫工部供役使役滿勑還職轉浙江按察僉事不阿時好移病歸行李蕭然一僕負之而已又有陳敬宗

陳敬宗者貴池人進士任刑科給事中性伉直敢言永樂朝論時政剴切激烈謫蘄縣丞三年復官終以直諫死於獄又有徐鎔

徐鎔者鎮江金壇人永樂丙戌進士授監察御史弹劾不避權貴舉朝憚之有詔營建北京上疏極論恐勞民傷財觸怒逮繫詔獄竟死獄中又有李芳

李芳者潁上人永樂乙未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改刑科給事中立朝凜然執法不撓嘗陳前代理亂朝政

得失育賢取士選將練兵足國裕民數事言言切中
上嘉納之又疏論時事忤權倖遂爲所阨謫海鹽
丞棄官家居不復出又有李默
李默者定遠人少孤自知學問舉鄉薦永樂中任教
諭陞漢府長史王有異志默苦諫章凡十上王怒收
于獄禁錮之宣德初漢王擒釋還鄉里
童時明曰　長陵不世出之主也臺省直言之臣
往往獲罪豈直道難容在盛世猶然乎抑亦戇直
觸忤不得諫君之法也終不失其爲直矣乃李長
史事亂王而卒以直諫免寧遜漢王吉哉

陳府尹傳

順天府尹陳諤廣東番禺人也永樂朝舉於鄉初拜
刑科給事中遇事剛果有爲彈劾不避權貴嘗奏事
御前聲響甚大聽者竦然　上令餓之數日奏對復
如前乃曰是天生者非慢我也自是每見呼爲大聲
秀才云頃之以直諫觸禁　上大怒命爲坎瘞之諤
性稍恢諧臨瘞時嘆息謂人曰吾今日乃爲火燹所
苦人問其故則詈之曰咄嗟汝不知耶朝廷瘞人當
以甕令速死耳瘞者聞之以爲寔然遂如其法乃得
屈伸不死數日啟視之猶生釋放還鄉尋陞吏科都

給事中亡何率同列奏事忤旨落職使修葺象房同事者先畢降謫去謂貧不能倩人乃躬自爲之值駕至問治屋者誰謂前俯伏陳其故　上念謂戇且怜其貧命復官尋命署通政司事逾年署應天府又署刑部工部具有聲永樂十六年陞順天府尹政尚嚴明有漢趙張治京兆風良久竟坐事出按察湖廣復貶知海鹽縣終鎮江府同知

童時明曰傳稱東方曼倩好恢諧然卒以直諫顯陳公豈其流匹耶火數之諧身賴之保而治屋之役又以戇受知夫眞恢諧者哉

陳御史傳

監察御史陳祚字永錫吳人也永樂朝進士由庶吉士歷河南右叅議以言事忤旨謫佃武當山躬自耕作勞役者十年宣德初召爲監察御史巡按江西上疏勸經筵增講大學衍義當是時　章皇帝銳意文學嚮用經術見其疏怒曰蠻嗤朕不讀書大學且不識豈堪作皇帝乎差官校逮至京併其家屬悉下錦衣獄禁錮者五年正統初釋復官先是父毋以老疾皆死於獄藁葬未成服疏乞歸斂終制服闋補御史巡按湖廣居數月上疏言遼王不軌數事　上怒以

給事中亡何率同列奏事忤旨落職使修葺象房同事者先畢除謫去謂貧不能備人乃躬自爲之值駕至問治屋者誰謂前俯伏陳其故　上念謂戇且怜其貧命復官尋命署通政司事逾年署應天府又署刑部工部具有聲永樂十六年陞順天府尹政尚嚴明有漢趙張治京兆風良久竟坐事出按察湖廣復貶知海鹽縣終鎮江府同知

童時明曰傳稱東方曼倩好恢諧然卒以直諫顯陳公豈其流匹耶火斃之諧身賴之保而治屋之役又以戇受知夫眞恢諧者哉

陳御史傳

監察御史陳祚[illegible]士歷河南右[illegible]作勞役者十[illegible]疏勸經筵增[illegible]學嚮用經術[illegible]識豈堪作皇[illegible]衣獄禁錮者五年正統初釋復官先是父毋以老疾皆死於獄槀葬未成服疏乞歸斂終制服闋補御史巡按湖廣居數月上疏言遼王不軌數事　上怒以

直節名臣列傳

爲離間親親詔建下獄論死未幾遼王事覺露　上
更賢祚能蚤見宥出獄改巡按應天尋陞福建按察
司僉事致仕歸卒于家大用未究君子惜之
吳寬曰陳公風神峻整音吐剛毅身雖危而氣彌
厲忠誠激發盖得之天性云
童時明曰夫人之度越豈甚相遠哉驟而諫者激
也始一諫而罹於禍者適也既而談虎鮮不心悸
矣乃陳公苦心勁節至再至四屢傷於虎未聞色
變豈所謂金更百鍊無改色者耶時蓋以比諸劉
元城鐵漢名不虛耳

劉侍講傳

翰林院侍講劉球字求樂又字廷振安福人也永樂
十九年進士初授主事薦侍經筵改侍講每撰進講
章非堯舜三王不陳至於麟經尊王黜覇內夏外夷
尤深致意得講臣體正統初年內官王振挾權用事
欲邀功邊徼發兵征討麓川轉餉半天下球上章切
諫謂帝王制禦夷虜不窮兵於小敵以傷生靈惟防
患於大寇以安中國今北虜脫歡也先父子併吞諸
部深謀入寇而麓川依阻山谷爲患幾何議者乃釋
豺狼攻犬豕非計之得也臣愚以麓川僻陋滅之不

武釋之非怯至於西北諸邊宜謹烽堠修城堡選將練兵豐粮餉備器械庶爲有備無患疏入不報振陰啣之既而雷震奉天殿吻鳴詔求直言球上疏言十事一曰勤聖學以正心德自古聖哲之君動與天合而雨暘寒暑無不時若以能專志問學於一切無益之事悉屏不御所以私欲盡去天理昭著心得其正而天不違中庸所謂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是也臣願皇上以古聖哲之心爲心視朝之暇御經筵之日多居宮苑之時少所謂無益之事悉置意外惟數進儒臣講求至理篤盡精一之功推極修齊治平之道使學問功至理欲判然則聖心正而天心無不順矣二曰親政務以總權綱夫政自已出則權不下移故太祖太宗每早朝晏罷及晚午二朝必進大臣於左順門或便殿親與裁決庶政或事有疑則召機務之臣商確之而自折其衷所以權歸於上皇上臨御九年事體日熟願守二聖之成規復親決之故事庶幾權綱有歸而政惟一矣三曰別賢否以親正士諸葛孔明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故願治之君無不樂有正人君子爲之親信以贊其治而益其明今內外之臣不能無賢不肖惟皇上察之

於已詢之於人賢卽親之不肖卽遠之則君子日進小人日退矣四曰選禮臣以隆祀典今之太常卽古之秩宗必得寅淸端重明習禮典儒臣爲之然後可交於神明故舜命伯夷伯夷猶讓於夔龍誠以是職不易稱也今太常卿與少卿久缺未選無乃享祀之禮有乖乎宜選儒臣爲之庶祀典克修五曰嚴考覈以督吏治自三代以下省方之禮廢而郡縣之吏不敢肆田野之民得其安者以數遣繡衣採訪等使巡行郡縣以察吏得失問民疾苦也洪武永樂間亦嘗行之近年多付此任於布按二司及巡按御史其所考察徒文具耳以故吏無善政民多失業至於軍衛之官爲害尤酷誠宜選揀公明廉幹廷臣分行天下自三司郡守而下無分文武官吏俱得考察其果奸墨無狀具實黜退若有廉能仁恕治行過人亦乞旌異庶人有勸懲而吏治修舉六曰慎刑罰以彰憲典古者人君不親刑獄而悉付之理官所謂予曰辟爾惟不辟予曰宥爾惟不宥惟厥中蓋惟恐狗喜怒有所輕重於其間以致刑失其中也近者法司所上獄狀有奉勅者減重爲輕加輕爲重者法司不敢執奏至於訊囚之際又多有所觀望以求希合聖意是以

不能無枉臣切以爲一切刑獄宜從法司所擬設有不當調問得情則罪其原問之官其運磚納米贖罪例亦非古法且使貪者倖免而廉者蒙辜宜令法司今後文武之臣除犯公罪許贖外其餘依律問擬則刑罰中而憲典彰矣七曰罷營作以蘇人勞夫土木之工不息則天地之和有乖故春秋於營築之事悉書以示戒爲此也今京師營作之興已五六年雖不煩民而皆役軍然軍亦國家赤子賴之禦暴而赴鬬豈宜獨役而不加恤況各衙門皆已更新宜罷其工庶人力得蘇八曰寬逋負以憫民窮周禮荒政十二

爲征其一也近者各處報水旱荒災乞減租稅而有司准減亦徒事虛文民不得受寔惠以致困窮流徙者日益衆宜令戶部遇有報荒即與勘寔量減其租仍思所以安養流民使不失業庶民窮有濟九曰息兵威以重民命夫兵凶器動必傷人不可輕舉漢高帝以武定天下非不善兵然匈奴白登之挫終不報怨以兵興必傷人也如[illegible]用連歲用兵死者十七八軍貲爵賞不可勝計今蒼痍未瘳又遣定西蔣貴總兵以從事緬甸受其所拘首寇思任發借彼言果信得寇以歸不過獻諸[illegible]諸市梟諸通道而已然彼

挾以爲功必求與木邦分有麓川之地不與則致怨與之則兩夷土地人民各增其半其勢坐大將不可制是滅一麓川生兩麓川也設有踈虞則兵爭無已死者必多臣見皇上躬録死囚多憫之而減令克軍仁心若此眞足與天地好生之心合矣今欲生得一失地之竄寇而驅十餘萬無罪之人以就死地豈不乖好生之仁哉況寇子思機發在麓川已嘗遣人來貢有悔過祈免之意若勑靖遠伯王驥遣人往諭緬甸不煩動衆生致此寇只斬寇首來獻即與厚賞仍令思機發盡削四面之地與各寨新附之夷掌之許以小職仍居麓川則兵不用而此方自可寧息臣以爲宜召還蔣貴并止四川湖廣貴州之兵用全億萬生靈之命十曰修武備以防外患大易有曰思患而預防之葢能防患於前斯可無患於後今北虜比年入貢然遣來之人歲增無減其包藏禍心誠所難察一旦率彼烏合之衆長驅入寇爲患已深不可不預防之莫若於閒暇之時數遣給事中御史於在京及沿邊閱督操備預使借工各廠及服役私家軍士悉就訓練仍公武舉之令以求良將定召募之法以來武勇廣屯田之規抜中鹽之利以厚儲蓄庶武備無

鈌而外患有防凡此十者皆今日之急務所以昭格
上天致太平之慶者伏惟聖明裁之奏上付司禮監
振方覽疏適錦衣指揮彭德清球鄉人也往來振門
下用事公卿率趨謁而球獨不爲禮憾球殊甚乃從
旁激振曰疏中攬權綱使不下移暗指公也振業已
憾球欲得而甘心焉遂大怒曰吾必殺之疏留中不
下未幾宮中齋醮以道士爲太常官球又疏謂太常
不可用道士宜以進士處之未報居亡何翰林編修
董璘自陳願爲太常少卿振喜得間因誣球與璘同
謀故先以言爲璘地併逮球下獄即令其黨馬順以

訊殺球一日五更順携一小校推獄門入球與璘同
臥小校前持球球知有變大呼曰太祖太宗之靈在
天汝何得擅殺我小校持刀斷球頸流血被體屹立
不仆順舉足踢倒支解之裹以蒲包埋衛後空地璘
從旁匿球血裙後數日密送球家家人始知球死乃
以血裙爲襯歸葬小校本盧氏人與耿九疇爲鄉鄰
一日來別九疇扶伏言曰馬順將舉事之日密語告
曰今夜有事汝當早來至期令懷刃相隨迫於勢不
得不行比聞劉公忠臣吾儕小人無故作逆天理事
吾殆死有餘罪矣特來別公因慟哭而去未幾果死

馬順子發狂疾代球數順罪流血死董璘亦竟死獄中後正統巳巳之變果以也先入寇王振挾上親征死馬順被朝臣捶死球二子長鈇次釪皆好學通春秋痛父死於非命家居養母絕意仕進景泰中　景皇帝追贈球翰林學士謚忠愍時刑部侍郎楊寧巡撫江西召見二子慰勉之曰先公忠義顯白子可以出而仕矣乃出應舉釪即舉是秋鄉試第一尋與鈇俱成進士鈇仕至叅政釪按察使嗣世子孫科第相仍人謂天固所以報忠愍也先是球之死縉紳士大夫緘口莫敢言徒見之詩歌周叙哀詞曰瞻雲山兮安成西懷故人兮我心惋悽虎豹晝號兮鴟梟夜啼陰風悲慘兮毒霧冥迷欲往招之兮睇艱險而無蹊天茫茫兮至道睽名昭昭兮日月齊嗚呼欷歔兮懷哉兩溪瞻雲山兮蘇城北懷故人兮我心哀惻天門晝關兮虎衛阨塞蛇虺縱橫兮夔龍歛迹欲訴帝之無由兮道邅迴而屏息魂恍恍兮渺何極淚淋淋兮氣塡臆懷哉兩溪兮寃誰與白瞻雲山兮湘水幽緬懷古之人兮我心增憂古人今人兮我何尤抒忠滅身兮異世同猷哀莫哀哉沈清溪慘莫慘兮魂野死生一視兮如彼浮鷗千秋萬古兮屈劉匹休兩溪球

別號也此詞尤爲人人所傳誦又其邑人成器設球位龍泉山巔爲文哭而祭之人至今名其地爲祭忠臺

童時明曰劉公之獲譴也以欲抑邊功始也使王賊能悟而從之則國家不至有北轅之釁而身亦可保首領君子之言用寧詎非小人之福哉而柰何其不省也嗚呼易言滅貞而曰剝廬戒深矣

劉太守傳

南雄府知府劉實字嘉秀安福人宣德五年進士選庶吉士在館多伉倨不能媕阿改金華府同知之任不以妻累隨廉潔有聲表先賢崇節義如顏孝子呂東萊祠墓亟修葺之當是時所屬八邑官吏士民知有劉同知號稱青天而不知有主府事者秩滿擢順天治中景泰中與修元史筆削自任見他人書不合已意輒大咲聲徹陛閣間聞者驚愕出知南雄府南雄當嶺南要衝多商稅前守類以贏餘餽過客獵聲譽實至存稅什一贍郡學餘悉蠲免不肯私入一錢商旅歌舞於道未數月中貴至南雄意得重賂及至一無所有恚甚苛辱實實亦抗拒不少屈中貴去至韶韶守事之甚謹而韶人復爲言南雄百姓賢劉太

守而憾中貴中貴憤且懼急馳奏實抗勑使不敬逮下獄實疏言爲國愛民不忍勞費以是忤天使　上不復窮治竟卒於獄

童時明曰消人威出狐假毋能凌轢公族而公族多俯首喪氣劉南雄以外臣敢與之抗眞有英雄之氣者哉嗚呼朝廷設官本以爲民而使郡守因民懼禍彼消人果何補于國而令有事權也　高皇帝之識蚤矣

廖鍾章列傳

南京大理寺少卿廖公鍾公同禮部郎中章公綸皆景泰中建言請朝　上皇復皇嗣也者事體同故併爲傳

莊字安止吉水人宣德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改給事中正統初劾西楊不職景泰間歷官南京大理寺少卿應詔陳言其畧曰仰惟　上皇被留虜庭　皇上撫有方夏登極之初屢降詔書以大兄皇帝鑾輿未復虜讐未報爲意　皇上之心卽堯親九族舜徽九典之心也仰賴祖宗社稷神靈迎歸　上皇於南宮未知萬幾之暇常時朝見以敘天倫之樂敦友愛之情否也所係之重又不特此太子者天下之本臣愚

以爲　上皇諸子陛下之猶子也宜令親近儒臣誦
讀經書以待皇嗣之生蓋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今
皇上撫而有之必能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所以
係屬天下之人心矣近年災異疊見非止霜雪不時
而已臣以爲憂竊謂弭災召祥之道莫過於此疏入
留中不報明年內艱來京適章鍾二疏入　上忽憶
莊往年有疏大類兩人遂併逮杖午門前幸不死貶
定羌驛丞　上皇復位召赴京會外艱特予祭葬異
數也服闋改大理卿請老逾年卒贈刑部尚書謚恭
敏

同字世京吉水永豐人景泰二年進士拜監察御史
方　景帝之易儲也同每獨坐深思躊躇不安時時
泣數行下已而懷憲太子不祿同入朝待漏與章綸
論儲位事兩人相對流涕不已遂以九月上疏請立
沂王東宮以固宗社沂王者上皇太子也併陳時政
闕失疏入縛下獄械繫極苦杖之不死復收下獄時
景泰五年也明年八月又杖闕下下獄竟死獄中時
年三十二歲骸掩圜丘莫敢收葬　上皇復辟謂廷
臣曰鍾同忠誠義氣可貫金石其予贈廕乃贈大理
寺左寺丞官其子啓文林郎啓上疏請同遺骸出圜

土中歸葬洗滌積血面色如生成化末追謚恭愍
綸字大綸樂清人正統四年進士初授禮部主事歷
郎中景泰初上太平十四策反覆數千言北虜也先
求和綸言蹔許和好力圖修攘又言災變非常宜下
詔求言時新建興隆寺擇日臨幸綸言佛者夷狄之
法非聖人之道以萬乘之尊臨非皇之地書之史官
傳之萬世寔累聖德　上覽疏即日罷行懷憲太子
卒人心危疑鍾同諷禮部請立沂王東宮大臣縮首
咋舌曰作死綸即慷慨具疏陳修德弭災十四事畏
天戒任燮理養聖躬節倖御務儉約勤論政惇孝義
慎賚賞重名爵革鎮守擇重臣辨異端却貢獻汰冗
官其大者言內臣不可干外政修臣不可假威福後
宮不宜盛聲色又言上皇君臨天下十有四年又以
天位授陛下稱上皇至尊也朔望歲時宜率百官朝
見復汪氏於中宮以正壼儀復沂王於東宮以正國
本言甚懇至　上見疏大怒逮下詔獄炮烙煆煉迫
引大臣主使及通南宮狀體無完膚竟不承以同先
嘗上言併逮杖欲殺此兩人會黃霧四塞乃止遂併
莊縛杖禁獄莊以事在先又南官得降謫去同死綸
坐繫進士楊集觀政兵部上于謙書曰姦人黃竑進

易儲之說以迎合上意本脫死之計耳公等國家柱石乃戀宮僚之賞而不思所以善後乎脫章綸與鍾同俱死而公坐享崇高奈清議何越二年　上皇復位即日出之獄中拜禮部右侍郎適山東饑奏減田租十之五綸有足疾石亨招飲不往短於上改南吏部成化初議大婚禮疏稱諒陰新婚情禮自別宜緩行又條救荒四事四年勅會南臺考察奏罷不職官九十六員十二年致仕家居八年卒贈禮部尚書謚恭毅

童時明曰正統之季　景皇安攘之功卓矣所不者易儲一事羣臣類皆緘默隱忍而三公獨毅然言之厥後景皇拒絕讒間全護兩宮　英廟卒踐天祚者三公有力焉三公受杖雖同而生死各別其趣一也

又按景泰朝天城衛令史賈斌撰忠義集以獻奏言漢桓帝權歸宦豎唐文宗受制家奴宋徽欽聽用奄寺皆致敗亡上皇失位去國亦由此輩今皇上肇登寶位宜法高皇帝以爲治事無大小必經宸斷閹人專備灑掃不許竊柄凡阿諛者必斥之端本澄源謹終如始則天下一新矣臣於歷代直

諫盡忠守節之士與恃寵宦官撮其尤者錄成四卷名曰忠義集伏乞刊布臣僚必能觀感以興起其忠義之誠而宦者亦不敢縱其奸宄之私矣事下部議阻格不行且言斌擅自離役發回原衛後莫究所終昔　太祖時馮堅以一典史言防制宦官事稱旨超擢僉都御史乃賈斌之指與馮堅同乃爲當事所沮豈其畏避宦官以爲固祿地乎斌何人斯彼何能明目張膽不畏權倖若此是其敢言之氣不特一節之士已也故附錄於此

練御史傳

監察御史練綱字從道長洲人也正統十二年舉於鄉卒業太學歷事都察院　英宗已巳之變綱奮激慷慨上中興要務八條一謹天變二急先務三正軍法四布恩澤五廣言路六屏奸邪七公薦舉八察羣吏援古証今言多剴切大要謂中興與創業無異由敗爲成轉禍爲福惟在君心一轉移之間耳　景皇帝嘉納之既而虜薄都城京師戒嚴綱復抗疏勤王其略有曰虜勢猖獗非直要金帛而已未必不欲效金人以汴宋待我也我國家富強固非宋比然求其人如种師道李綱亦未多見乞遴選武臣授以方略

俟其深入乃奮擊之及勑邊將勒兵內向邀其歸路設有創爲和議緩于武備且欲南遷以圖偷安者即爲奸臣宜即加誅以爲衆戒　景帝愈奇其才即日命授監察御史視事數日即具疏上言五事皆一時安攘之計悉見采納施行明年巡視兩淮鹽課疏商路禁私販革夙弊十餘條一時權要中鹽竊利者歛迹兼察官吏賢否仕路肅清事竣還朝兩淮商民不忍其去攀緣泣送者千餘人復命召見適吏部缺正堂　上命舉可稱任家宰者綱言王翺嚴公峭直年富履操端方薛瑄持正不回此三臣者擇而用之庶能品藻人才　上以爲然三臣皆傑然名流具載本傳中綱在道率直敢言無所避忌名震一時京師稱眞御史先是四方召募民壯聚之敢勇營歲久逋逃者衆當道請治其罪編入戎伍綱抗疏言初募之時許以事定寧家不意稽留日久饑寒切身其有逋逃勢所必至宜悉放歸田里以全恩信詔允其言居頃之巡按福建官臺山民聚爲盜綱趣兵捕其渠魁而釋其脅從於是與諸司相件按察使楊珏奏其縱盜當道多忌之者遂落職邠州判官再遷甘州衛經歷適遭父喪憂去遂杜門懸車不復出家構小菴中塑

范文正文忠烈二賢像人問之曰使吾遇其時當學范公否則爲文公死耳今皆不可得是以敬而奉之耳卒老於家

童時明曰多難之秋卽當事任者猶思避去自以爲見幾而練公身無官守輒不難建白以當其衝斯已奇矣及其居官凜然風裁豈非大有豎立者哉而柰之何不獲盡用也甚矣忌者之可畏也

又按練侍御之祖則成洪武初以文學應聘授左春坊司直郎充東宮經筵講官嘗劾大臣不法事賜錦衣改河南道監察御史則成幼以氣節自負與衆少合及居言路務盡其職僚輩忌之出爲廣西推官爲其下所中毒卒此其剛腸烈性固自家學相傳也耶

張給事傳

禮科都給事中張寧字靖之海鹽人也景泰五年進士授禮科給事中遇事敢言章疏日上皆朝廷軍國重事　景帝知其名每有大議必問張給事中云何內閣陳循王文以其子不得鄉舉揭考官劉儼幾被中傷得罪特旨欽賜循子瑛文子倫舉人許會試寧疏言陳循王文職居輔弼重任經綸所當正已爲人

而乃以子之故紛章迭奏煩瀆聖明祇爲私謀不恤
國體大臣之體果安在乎臣聞宋范質爲相從子昇
求遷秩質作詩戒之曰爾曹當閔我勿使增罪戾比
之陳循賢否何如也楊億爲相其子雖舉進士不就
廷試兼以父任執政爲避比之王文高下何如也沈
文通登進士第一馮京第二時以貴胄不可先寒畯
乃進京而退文通比今試卷已落而求與中卷比對
者得失何如也世之庸人愚婦亦知父不談子之德
豈有身爲大臣公然爲其子暴才稱屈於朝廷之上
我命使才而屈猶不可也況無實之爭何以服天下
且今歲順天就試者一千八百餘名而中式者僅一
百二十五名劉儼等假使考試未精則其間遺漏者
亦不止王倫陳瑛而已若一槩援例求進拒之則情
偏從之則弊起是陳循王文一舉而壞科目之制矣
臣聞樹德務滋除惡務本用法不可太寬太寬則犯
之者倖免而不知懼施恩不可過當過當則得之者
以爲易而不知感循等假公濟私要君挾下罪狀已
彰人心共怒若又待之以寬施之以恩而不絕其根
柢則循等愈無忌憚矣乞正其罪罷歸田里王倫陳
瑛仍照不中發回原籍不報天順初進都給事中數

裁抑曹石事見信於　上獨被眷注常召燕見論事
上每對廷臣稱眞給事中朝鮮毛隣讐中國內降
勑寧往取便進止寧竟至朝鮮致命歸正大國體
英廟晚年欲大用之會晏駕不果景泰天順間稱諫
官第一太監覃苞素重寧累遣人邀與相見卒不往
成化初乞經筵進講大學衍義又薦起王竑李秉皆
名臣有傳時有建言請以天縱二字加號孔子者寧
謂孔子道大德尊所貴明其理以行其學被之天下
傳之後世不在封號求勝於一名一字可得而輕重
也識者以爲名言　皇太后誕日建設齋醮禮部會

[illegible]香相率詣寺觀祈福寧抗疏言臣聞釋道之
[illegible]古所無下至漢唐其法寖盛然三代君王壽考
[illegible]靈長後世衰亂相仍年祚少永佛老無補視昔
可知夫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五者人之大倫自
古體國立法修政建事無非爲此五者而爲之經理
防範耳五者順序百慶以寧是以聖人之道始於有
爲而終於無爲彼佛老之法不足以有爲而強於無
爲遂欲去君臣廢夫婦一切歸諸虛無寂滅假使其
教盡行則婚姻既無生育頓絕不過百年人類盡矣
雖有事物將誰用之歷代英君誼辟有見於此非不

欲深惡而痛革之特以其頗能以禍福輪廻之空談警動於人可以化導愚昧姑將存之以爲治化之外一術耳非謂其能扶世立教延永國步而爲之崇奉也 皇上夙精儒學日御經筵於凡治亂之由正邪之辨洞明深識允蹈躬行當即位之初詔天下寺觀不許藏匿無度牒僧道等項尋奉睿旨不許增修寺觀乞請額名上書言事者又每以濫度僧道教化不便爲辭多被奬納傳之將來固當永遠無弊矣邇者恭遇 皇太后誕日令僧道建設齋醮此見 皇上將欲表揚孝道感悅聖慈無所不用其極之心也諸

大臣及百執事但當和衷助德仰贊至情上綏懿祉則心誠道德允合舊章而禮部乃於各衙門斂會財物收辦炷香約以至期赴壇行禮爲儒者自失其守業彼者烏知其非臣雖至愚寔爲此深惜竊惟人臣之於君願其福也則當勸以修德善願其壽也則當勸以去逸慾願天心之順也則當相之以和保小民康濟四海故曰求福不回天壽平格又曰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未聞有以禱祀得福丹藥致壽假符瑞以永天命者今乃不能盡所當爲徒以辦香尺楮列名其上宣揚於佛老之神相率而拜曰爲朝廷祈福

祝壽天地鬼神山川河嶽昭布森列可厚誣如是哉
昔孔子之於異端孟子之於楊墨韓愈歐陽修之於
佛老爲其惑世誣民充塞仁義故詞而闢之論而列
之今若此其流不止於惑與誣矣通朝之人靡然相
從仁義不止於充塞矣學聖賢之學者既不能闢而
排之又不能以正自處天下後世謂之何哉伏惟
英宗睿皇帝當復位之初國事多虞屬有足疾其時
一二大臣所見不遠不察古人行禱之意故嘗舉行
此事蓋一時臣子迫切至情事不得已然非祖宗之
舊典先帝之本心也因循至今寔愆不存尚沿故習
大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一指一髮皆其長養一飲
一食皆其賜予若能以齋醮助國雖殺身亦所不辭
豈敢自以儒者門戶爲此崛強與彼相較量哉但以
無益事情徒傷大體其於經筵聖學不無略有所干
其於進講儒臣亦恐難以身勸伏望　皇上法古昔
聖賢正常道之心監大學衍義明道術之語乞勅禮
部及文武衙門今後凡遇慶賀日期等項不許擅備
炷香於寺觀行禮庶可以扶名教振士風全一代之
治體而與三代之時並隆矣臣昧死言疏上不報亡
何南科言官王薇等劾李南陽不職遭謫寧會六科

申救賢滋不悅兵部尚書王竑薦寧堪任都御史賢乃假歷練之說陞寧汀州府知府至汀先教化後刑罰盡除厲民弊政勵學官師弟子造祭器表節義恤孤獨禁游惰郡事一新諸上官忌其才輒摧抑之致仕歸家居三十年卒

童時明曰余讀張黃門禁止齋醮之疏而重有慨於佛老也其破佛老之針砭乎直可與昌黎氏佛骨表相後先而世之崇尚浮屠道德者宜猛然省悟矣嗚呼人類滅絕幾無世界惡乎爲沙門惡乎爲黃冠奈之何人羣之不察而信之也

又按成化五年正一眞人張元吉專恣不法法司擬極刑論死刑部尚書陸瑜奏謂張氏遠祖道陵爲故事至援漢張良以爲所自出迨宋以來加以眞靖先生等號胡元入主中國遂至封爵三品我朝革去天師之號止稱眞人延至於今子孫爭襲致成仇隙今元吉所犯律當處死且其先世無功於國無補於世宜絕其蔭封以扶植至教仍籍其族而徭役之毋令印行符籙以誣惑斯世并毀其府第革其所設管勾都目諸人自後敢有妄稱天

師印行符籙者重罪不宥此論闡道教與張黃門疏互相發故附錄於此蓋止齋醮禁符籙固息邪崇正之第一義也

李湯列傳

李文祥者麻城人湯鼐者壽州人也成化末年進士鼐任監察御史慷慨敢言文祥觀政吏部慕鼐名獨與往來鼐亦傾心嚮往遂爲莫逆交內閣萬安孫弘璧與文祥同年安雅重文祥才望欲引附已使弘璧延款於家屬題畫鳩文祥即奮筆作詩末云春來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作已恩安嗾之文祥素負剛

見浮沉世事者即斥且罵畧不少貸適　孝宗登極首開言路文祥即上新政疏大畧謂陛下中興請一切立法進賢黜奸廣言納諫庶天命可回國家再造語過切直疏入召詣左順門中官傳旨詰中興再造等語以爲不祥文祥從容辨對而出安遂票旨令吏部除文祥縣丞補咸寧鼐以印馬詣內閣萬安劉吉尹直謂曰近日詔書裏面不欲開言路吾輩扶持言官增之耳鼐即以其語劾論之謂其不當稱裏面且歸過於君非人臣之義數日司禮監入傳旨謂疏已留中鼐大言疏如不下將併劾諸中官遂昂然而出

以疏草示人已而安直皆免官文祥亦以王恕奏召還改授兵部主事鶚與文祥以爲小人退則君子進雖劉吉尚在不足忌也太平指日可冀矣意氣甚揚揚而吉殊恨之切骨使門客徐鵬唱御史魏璋以姝擢令伺鶚會壽州知州劉槩與鶚書謂夢牛陷澤中鶚引之而上是國勢瀕危賴鶚復安之象也璋以此劾之謂其妖言遂逮槩及鶚下獄時言官畏內閣威權無一人敢爲申白惟王恕上疏論救劉吉票旨竟發充軍有媒蘖文祥及鄒智以希內閣意者遂併逮戍獄智另有傳文祥隆貴州興隆衛經歷未幾進表南還沍寒至商城河溺死時年三十人皆惜之鶚降知州劉槩戍甘肅當是時中書舍人吉人亦以言事下獄貶黜大理評事夏鍈上疏曰臣伏見主事李文祥御史湯鶚等皆以言得罪夫言官無流竄之禍則不足以彰其譽有謫徙之苦則愈足以見其難罪愈重而名愈高是言者之得罪雖雖今日之禍亦成後世之名但非人主之福耳人主者知此之故轉而容之則言者無禍然亦無名而名固歸於人主之一身矣疏入留中遂謝病歸

童時明曰弘治之治大都猶宋慶曆間而石直講

之歌頌當時遂以爲鬼怪輩壞事李湯諸君子將毋類是乎然而其心則公其事則正較之漢唐自相標榜者迥乎不可同日語矣培植正氣寧獨可少此哉

陸郎中傳

兵部武選司郎中陸容字文量崑山人也弱冠爲縣學生即有志經濟大肆力於經史百家凡典禮兵刑漕運之類莫不通曉成化五年成進士授兵部主事六年考滿御史張蕙因私忿考容有公不勝私之語容不能平因奏蕙心術陰險事下吏部容竟考稱陞內還沍寒至商城河溺死時年三十人皆惜之鼎降知州劉槩戍甘肅當是時中書舍人吉人亦以言事下獄貶黜又有夏評事

南京大理寺評事夏鏃字樹德天台人成化丁未進士父塤都御史巡撫鄖陽鏃既登甲雅不欲就選疏乞放歸弘治辛亥始起赴闕值李孜省亂政乞恩願就近府教授冢宰王恕惜其才不與留住京師候選會鄒智等建言獲罪鏃抗疏救之畧曰言官無流竄之禍則不足以彰其譽有謫徙之苦則愈足以見其難罪愈重而名愈高人主知此故轉而容之則言者

無禍亦無名罪愈輕名愈鮮而福固歸於人主矣因併論大臣聯衡蔽塞言路國事日非有不可言者內閣劉吉等見疏大怒矯詔逮收錦衣獄鞫治無所得禁錮月餘釋之遂謝病歸杜門家居十年再以強起值火籲入寇京師戒嚴人人爭獻靖虜計鏃獨以爲虜患雖可憂而土崩瓦解蕭墻之禍尤有甚者疏陳自台及杭由江渡淮以至輦下數千里間百姓之流離賦役之繁苦勢豪之橫害與夫官司之不恤民瘼歷叙其饑寒死亡之狀以達聖聽且欲以宋太祖燈燕繁華之失爲戒以眞仁宮掖儉約之事爲師乞移見在之冗費以助軍需勿取已困之民膏而充妄用童入不省除授南京大理寺評事守備內暨違例受詞疏奏奪其權任事精明無所回互然以南優閑已志不伸居二年以母老乞終養遂不復出嘉靖初撫按交章論薦詔以遺逸起用終以老疾力辭不就卒年八十有三

童時明曰弘治之治大都猶宋慶曆間而石直講之歌頌當時遂以爲鬼怪輩壞事李湯諸君子將毋類是乎然而其志則公其事則正較之漢唐自相標榜者迥乎不可同日語也培植正氣寧獨可

少此哉夏大理其高尚之士乎何事操觚應舉也
讀其奏疏侃侃正論志於用世世不能用而竟賫
志耳其父塤以開府解組寔評事風之至沒不乞
恩典甘於窮約清脩直節可以廉頑起懦矣

陸郎中傳

兵部武選司郎中陸容字文量昆山人也弱冠爲縣
學生郎有志經濟大肆力於經史百家凡典禮兵刑
漕運之類莫不通曉成化五年成進士授兵部主事
六年考滿御史張蕙因私忿考容有公不勝私之語
容不能平因奏蕙心術陰險事下吏部容竟考稱陞

職方員外郎是時汪直用事屢開邊釁握兵索賂舉
朝莫有言者會占城請討安南直據獻取安南之策
容上言安南臣服中國已久今事大之禮不虧叛逆
之形未見一旦以兵取之恐遺禍不細直意未已乃
傳旨索永樂中調兵食數甚急容告郎中劉大夏力
主故匿其籍徐以利害告尚書余子俊力言阻之事
得寢尋轉武選郎中請託不行又轉職方時西域進
二獅子至嘉峪關尚書陳鉞議當遣大臣出迎容草
疏言獅子固是奇獸然在郊廟不可以爲犧牲在乘
輿不可以備驂乘並無用之物不宜受如或憫其重

驛而來加其奉藩之謹則當聽其自至斯盡進貢之禮若遣大臣出迎是求之也古者天王求金求車於諸侯春秋譏之況以中國萬乘之主而求異物於外夷寧不貽笑於天下後世且引珍禽奇獸不育於國不貴異物等語爲遽力言當却鉞覽之不能奪其議事遂寢弘治中都指揮王欽梁宏謀陞都督當是時太監李良典御廐有寵於　上爲之市貨乞恩業已有旨容上疏極論都督武品體勢極重不宜濫授無功而李良招權賣恩當正典刑疏凡兩上竟奪其新命士論壯之亡何北虜來寇邊報旁午徵發容章奏日三四上凡虜情虛實地勢險易兵力分合皆切中肯綮事下九邊人人驚服弘治五年疏論八事曰儲養台輔教導勳戚愛恤人才久任巡撫經理武備選練禁兵均平鈔法慎重會議言多懇切故事職方武選有望例遷京堂內閣息容出爲浙江參政頃之竟以考察去

童時明曰陸崑山乃世所稱通才也然有剛腸焉欲行其才而出之以剛鮮有不三黜者矣然則將遂委蛇乎曰非然也直已守道屈伸以之時絀而道信貞士乃見耳

李郎中傳

戶部郎中李夢暘字獻吉慶陽人也徙居大梁弱冠舉弘治癸丑進士授戶部主事才敏氣雄簿書外日招集名流爲文會酬倡嘗監三關招商用嚴法被構下獄得釋每抗疏言出令不平宮府殊法一經宦戚即阨不問不報弘治十八年應詔上書曰臣聞人君不患世無直言之臣而患已之不能用其言人臣不患其言不得上聞而常患人君者聞之而不樂也蓋直言之臣秉性朴實不識忌諱覩事積憤誠激於中義形於詞故其言剴切而無回互藥石而鮮包藏是以爲君者不樂聞也即聞之不樂行也夫明君英主則不然也謂其言剴切非爲身也藥石非規名也於是道之使言言可行也於是措之於行是故下無壅蔽之奸上無過舉之政故治化浹洽而百姓受福矣臣竊伏思陛下則眞明君英主也何以知之陛下法祖宗者至矣敬天地者蔑以加矣飭躬勤勵延問若不給矣乃猶曰政理未新讜言未聞惓惓焉若失之飲焉恒不自安也乃於是下詔布誠廣開言路諭之以悉心誘之以樂聞惟恐知之者不肯言言之者不肯盡豈不出於尋常者萬萬乎臣故曰陛下眞明君

英主也然而治化不浹洽百姓不受福何也意者病與害爲之而陛下弗察也又其漸不可長焉夫天下之勢譬之身也欲身之安莫如去其病欲興其利莫如祛其害欲令終而全安莫如使漸不可長今天下之爲病者二而不之去也爲害者三而不之祛也爲漸者六而不使不可長也乃顧汲汲曰是奚不安也奚不利也奚不令終而全安也是何異於不藥而求病愈嗚呼其可畏也哉夫易失者勢難得者時今觀可畏之勢而遇得言之時使仍緘默退縮以爲自全苟祿之計是懷不忠而歟陛下耳臣謹據所見昧死開陳惟陛下矜察哀憐俯賜觀覽焉二病一曰元氣之病夫元氣之病者何也所謂有其實無其形譬患內耗伏未及發自謂之安此乃病在元氣臣竊觀當今士氣頗似之故曰元氣之病夫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人不喜人言見人張拱深揖口吶吶不吐詞則目爲老成又不喜人直遇事負巧而委曲則以爲善處是以轉相則傚翕然風靡爲士者口無公是非後進承訛踵弊不復知有言行之實矣如此尚得謂之不病乎且大臣者庶官之表而民之望也今大臣則先不喜人言又惡人直夫諫官得以風聞言事

者也今大臣被彈劾則率廷辨以求勝語人曰我非要作官但要屈直何白耳及直矣又恬然作官此何理也往大臣有親之喪服除非詔不起今大臣服除自起矣如此尚得謂之有禮義廉耻耶夫無禮義則佞人進之廉耻則國無防佞人進則因循互相欺詆國無防則紀綱不張臣竊謂此等不治必復積漸不可救藥故曰四夷未侵百姓未離刑政未墜疆土未蹙而國危主憂此所謂元氣之病也二曰腹心之病夫腹心之病者何也攻之則難攻不攻則亡身者也臣竊計今事勢內官者腹心之病也夫內官者陰性而狼貪其地逼近又朋比難翦臣故以為腹心之病夫倉廠場庫錢穀之要也今皆內官主之陛下以此輩為忠實可用邪抑例不可廢也夫例誠不可廢每處置一二輩足矣今少者五六輩多者二三十輩何邪且夫一虎十羊勢無全羊況十虎而一羊哉今某某有司擿發其奸幸陛下洞見其情實外議僉曰是必不赦不且竄斥今數月矣猶閣而不行夫人情莫不遮於潛而玩於彰彼未擿發奸尚有嚴心今其奸業擿發之矣不置之法又不竄逐彼何所憚而不為乎昔人有言曰宦官有罪不可赦有缺不可補言難

除也今皇城之內通名籍者幾萬人焉亦多矣陛下又勑禮部選年十五以下淨身男子五百名將安用耶夫人情孰不欲富貴今田野小民無故猶閹割親兒以希進用矧今有詔矧有名嗚呼此其禍可勝道哉夫滅絕人類則必戕天地之和戕天地之和則災害必至災害至則五穀不熟人民離散天道乖於上人心怨於下而陰性狠貪之徒無忌妄行於中而國不危者鮮矣臣故曰內官者腹心之病也今陛下誠于此時拔廉直獎忠鯁斥無耻大臣進盧扁之佐則必轉病而爲安厭禍以爲福且陛下何難於此而不爲也今議者必曰彼曾不指實某忠某直某爲無耻泛言難行然不知上者風也下者草也拔一君子則君子進即有小人相率而化於善矣且人不幸而有疾擇醫而治之者爲愛身也今某某有司摘發其奸是亦國之醫耳若一切閣而不行是醫能治之而上弗肯使也且陛下何難於此而不爲也今誠欲腹心安莫如剷內官之權欲剷內官之權莫如有罪不赦有缺不補傳曰治未病不治已病今固已病也而猶不治是可惑也已三害一曰兵害夫兵害者何也臣以爲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也夫強本者所以弱

枝也今在京之兵以衛計之七十有餘分爲三營一曰神機二曰千里三曰五軍蓋帶甲控弦者數十萬焉意固欲以強本也然至正統已巳纔數十年耳拔之乃僅得十二萬焉亦寡矣於是有十二團營之名團營至今又纔數十年耳日者遣將北伐拔之不滿三萬焉然其腰韘弓刀不全也騎士則先牽露骨馬又旋置鞍轡等夫兵數不減於前食之者增而用之者寡也一旦而狼狽若此何也官不恤其軍豪勢多占便遠者逃近者潛職司不以報糧籍不開除又壯丁各營其家老弱出而應點宜其食之者增而用之者寡矣臣故曰兵害者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食也夫騰驤四衛者今非所謂內兵耶外官既不與稽其數征役又不選用其丁故其人率富豪而氣驕夫內官者陰狡而狠貪者也以富豪氣驕之人而率之以陰狡狠貪之徒茲其害可忍言哉且夫錦衣衛爪牙之司也今南官之家人子弟官之團營兵之精也內宮叅之內兵又其專掌之陛下乃何獨而不爲之寒心耶古人有言曰官惟賢賞惟功今團營把總號頭等就非內官之私人乎彼其家人子弟抑孰非詭托冒官也乃遂令布列要地爲爪牙乎諺有之曰萌芽

不伐將折斧柯爝火不撲燎原奈何言貴豫也陛下誠於此時查往年李玉事例仍置總兵官使參掌內兵又禁團營把總號頭等自今不得置其私人乃於是命諸左右曰其詭托冒官自首者聽但罷免不問如此則威立而恩亦流所謂銷患於未形計之上也二曰民害夫民害者臣以爲歛重而民貧又貪墨在位恩不下流也臣聞惟智者而後起家夫人未有無所賴而生者也今百姓賢智不一愚蠢者十常七八然又苦無賴而有司者不之恤也歛之不問貧富也役之不問勝否也曰是爾職焉矣是故富者劓劓貧者稱貸之不足則必鬻子鬻子而不足則必逋竄一旦棄父母損親戚背鄉離井愁怨之聲上干天和則必有水旱風雹之災逋者不還居者縲絏而牽連則必有無辜暴露之屍臣故曰民害者重歛使之也夫內府供用有常數也宜有常簿焉今油蠟皮帳諸料等較之弘治初年費且十倍於前此何也蓋下者効上者也取贏者未有不羨者也今既十倍於前則工戶二部科派必又倍矣下之州縣必又倍矣百姓輸納又有稱頭等必又倍矣又經內官必有賄賂是益又倍矣於乎民日貧而歛日積當道不苦言以聞

有司乘機而肥其家如此而猶望其治是眞却步以求前耳陛下前固常降詔旨存問矣然簿數不減也科派不省稱頭如故賄賂公行無憚此所謂空名而實禍也臣故曰貪墨在位恩不下流者此也三曰庄塲畿民之害臣伏覩洪武其年詔曰直隸拋荒田地聽民開墾永不起科夫民既自開墾之矣不可謂非其田矣而今皇親之家聽無賴光棍投獻主使謂非其田也請之朝廷朝廷亦非其田也率卽賜皇親家皇親家既奉天子命爲已有乃輒遂自奪其田土夷其墳墓毀其房屋斬伐其樹木於是百年土著之民蕩產失業拋棄父母妻子千里之內舉騷然不寧矣夫皇親與國同休戚者也而祿非不豐貴非不極也乃祇以區區之田損害赤子動搖根本如此是不欲與國同體耶嗚呼亦甚矣昔魯廄焚孔子見之但曰傷人乎蓋貴人賤馬也今薊州牧馬草塲與百姓爭阡而競畝尺分而剖之臣竊悲也是何賤人而貴馬也夫草塲數千頃地耳今三遣官矣百姓年年坐勾攝轉相牽連妨廢本業躭閣其生理男不秉耜女不上機賣男鬻女弱者轉而死泥塗者過半矣嗚呼是何賤人而貴馬也臣雖未嘗睹其始末竊計今事勢

萬無百姓侵官之理設有之所辦亦官租耳非若皇親之家占之爲已有也今據勘牒四至與民爭者止十之一二耳臣謂宜置而不問且百十年土著之民一旦逐之使去陛下忍爲此耶夫王畿天下之本也今以數十百頃之地失黔首之心傷陰陽之和臣固知陛下不忍矣陛下幸哀憐聽臣愚計勑戶部查景泰六年勘官馮諲奏內事理以前項田土仍給民徵租但以空閑草地牧馬便六漸六漸者一曰匱之漸夫匱之漸者何也臣以爲兵運然耳然又苦浪費今各邊用兵以將則庸以卒則罷糜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而錢穀吏俛首供給莫敢如何稍有不繼則軍吏誘以自解是故倉廩不足不曰兵者糜之也曰是錢穀者之誤之也錢穀者不曰已誤之也曰是無米而求粥也於是始有和買之議矣和買而不足於是有空運之例運空而又不足於是乞內帑之銀臣始至戶部大倉庫銀尚百七十餘萬今稍耗且過半矣然而乞者未已也由是積漸而不止雖欲不匱烏可得矣夫今疆土不蹙於前也又鮮大寇非有若匈奴突厥者也竭天下之力以供邊而日猶不足此其故何也糜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者爲之也夫錢者泉

也言流也散於上則聚於下公家削則私室盈今京城內外千觀萬寺亦熾矣顧又不止彼左右侍臣孰非造寺者也動孰匪以鉅萬計諺曰十入一出今彼巨萬出則其入不止於巨萬明矣夫上惟風下民惟草今方春和氣耒耜在野陛下乃不發倉廩助不給賑不足顧徧察寺觀等勑給費修葺之是道民以奉佛也彼以鉅萬入者又何憚而不造寺也夫智者察微今貨入而歸私室矣又出而造寺觀等矣設卒有水旱之警兵甲事興內取則已匱外歛則民窮臣不知陛下計所出矣故曰又苦浪費者此也二曰盜之器之漸夫壞名器之漸者臣以爲黜陟失制也夫明王懸爵賞以待天下之賢將以奉天而理民也故曰五服有章自天命之示非我也又曰爵人于朝與衆共之明至公也是以古之英君寧損百萬之費而靳一郎之拜其意亦謂此耳而今乞官者官乞廕者廕黜其父者陟其子黜其祖者陟其孫臣不知陛下計所出矣夫廕者所以報功又示勸也今黜者既陟其子孫則有功者何勸焉是以高其爵不足以勵糜乎賞不足以風夤緣鑽刺之風既行而廉耻名節之士遂寡且陛下何利於斯而爲之也夫大學士萬安前

侍先皇帝醜穢彰露陛下踐祚之始嘗令內官逼脫其牙牌逐之去矣今而廕其子爲丞臣不知報耶勸耶且陛下何利於斯而爲之耶夫薰蕕同器不知有薰廉汚並賞孰肯爲廉陛下若謂天下之大何恡此一官則所謂敝袴之藏繁纓之惜者皆非邪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臣故曰壞名器之漸者黜陟失制也四曰弛法令之漸夫弛法令之漸者臣以爲舛與玩爲之也夫舛莫大於縱罪玩莫大於長奸昔者舜爲天子其父瞽叟殺人孟子以爲士師執之爲舜者但宜竊負而逃蓋法者公之天下受之祖宗者也掌於

師士師不得而專也出於天子天子不得而專也是故士師可以執天子之父而爲舜者不可私其親曩者犯人王禮擅搶夷僧貨物損辱國體傳笑外邦獄案已具法所不赦也陛下何從而赦之耶以爲無罪則固已追賞其貨殖矣以爲有罪未聞有罪而赦之者也有罪而赦之是縱罪也縱罪則奸長奸長則政舛政舛則民玩民玩則令慢令慢則法弛此古之所大忌而今之所甚忽也夫忌莫大於刑忽莫大於私何則刑天討也公天道也王者不私其天故罰一人而千萬人懼諺曰勿謂尺五後且不補臣故以王

禮之教爲弛法令之漸五曰方術眩惑之漸夫方術眩惑之漸者臣以爲去之不力則誘之必入也夫自古帝王享國長久者畏天而愛民也非以奉佛也康強少疾者清心而寡慾也非以事仙也且陛下獨不見梁武唐憲乎梁武帝奉佛最謹然罹禍最慘唐憲宗事仙又最謹然年又最短此其明効大驗彰彰可考者而今創寺創觀請額者陛下弗止也此又詔葺其圮廢臣不知陛下乃何所取於彼而爲之也夫眞人者大虛無爲之名也今酒肉粗俗道士陛下敬重之如神尊爲眞人又法王佛子等並肩輿出入珍食衣錦陛下踐祚詔曰僧道不得作醮事扇惑人心堂堂天言四海誦焉夫陛下神心睿姿不減于前也乃今復爾者臣固知有誘之者也夫去之不力則誘之必入譬若鋤草不盡反滋其勢陛下奈何去之不力而反使之滋也夫誘者必曰其道妙又其法靈今天變屢見於上百姓嗷嗷於下邊報未捷倉庫匱乏信如眞人國師道足以庇法足以祐陛下何不遂一試之且彼能設一醮異一法使天變息而嗷嗷者安乎此固必無之事而陛下不察反聽其誘此臣之所以日夜悲心者也六曰貴戚驕恣之漸夫貴戚驕恣之

漸者臣以爲其防決也夫水防惟土國防惟禮水決則潰禮決則陵昔者高皇帝制皇親令曰皇親之家不得與政臣嘗伏讀嘆息以爲聖王不易之論及退而考夫頒祿列爵則又使大貴而極富已又考其器度田奴之等則又不使踰也臣於是又嘆曰是所謂禮之防也夫皇親與國至戚也不宜有間今顧制禮以防之者臣以爲此固保全而使之安也今陛下至親莫如壽寧侯所宜保全而使之安者亦莫如壽寧侯乃顧不嚴禮以爲之防臣恐其潰且有日矣夫上替則下陵今壽寧侯招納無賴網利而賊民白奪人田土擅折人房屋強虜人子女開張房店要截商貨而又占種鹽課橫行江河張打黃旗勢如翼虎此謂之不替可乎替則陵陵則逼夫逼則法行且今側目而視切齒而談孰非飲恨于壽寧者也夫川潰則傷必衆萬一法行陛下雖欲保全而使之安得乎臣竊以爲宜及今慎其禮防則所以厚張氏者至矣亦杜漸翦萌之道也壽寧者皇后兄張鶴齡方有寵於上疏入鶴齡辨愬摘奏中張氏字爲謗母后詔令夢暘回話夢暘復列鶴齡不法狀悉實可案詔收夢暘下獄衆爲凜凜已僅奪俸三月尋遷員外郎中正德初

韓文率大臣劾劉瑾夢暘爲具疏草當是時劉瑾等號八虎日導　上爲非文主戶部不勝忿恨每退朝輒對屬司涕泣不能止夢暘說文曰大臣義共國休戚徒泣何益文曰計安出夢暘曰比言官章入交劾諸內侍章下閣閣老持劾章甚力公及此時率諸大臣死爭閣老又得諸大臣爭持劾章必益堅去瑾輩易耳文深以爲然夢暘即爲之草疏畧曰人主以辨奸爲明人臣以犯顏爲忠臣等伏睹近來朝政日非視朝漸晚仰窺聖容日漸清癯皆太監劉瑾等置造巧僞淫蕩上心或擊毬走馬或放鷹逐犬或俳優雜劇錯陳於前或導萬乘之尊與外人交易狎暱媟褻無復禮體日遊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至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興星變桃李秋華考厥占候咸非吉兆切緣此等細人爲奸蠱惑君上以行已私而不知皇天眷命祖宗大業皆在陛下一身今大昏雖畢儲嗣未建萬一遊宴損神起居失節雖將此輩虀粉俎醢何補於國乞明正典刑以潛消禍亂之萌瑾深啣之降山西布政司經歷致仕歸已而瑾必快前忿羅以他事械赴京師人意其必死康修撰救之得釋瑾誅起江西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勅許

舉聞重事考校外每有大建白臺使及同官者病其
侵官夢暘訐之各起訟當路素忌其才名落職寧庶
人方蓄異謀思劫制省中藩臬知夢暘不可撼陽下
之及庶人叛有言其黨附者將陷以法大司寇林俊
不可獲免卒於家年五十八所著有詩文集
童時明曰國朝攻古文詞者首推空同子論者謂
其詩似李杜文似韓蘇余觀之果然古潮陽之行
黃州之貶文士類然而空同子屢罹訟獄豈所謂
困窮抑鬱其文始進乎抑文章節義非兩事也

何景明字仲默信陽人年十五舉於鄉十九登弘治
壬戌進士授中書舍人奉　敬皇帝哀詔下雲南遣
方君長及中貴人咸贈遺犀象珍貝悉謝卻弗受逆
瑾用事景明上書諸大臣言宜自振立以抑瑾權不
能用遂謝病歸瑾敗復官李夢暘被誣衆多媒孽莫
肯爲之直者景明獨上書爭之訟得辯乾清宮焚上
書陳時政極言義子不當蓄宦官不當寵疏留中不
下人寒心景明怡然也錢寧欲爲交驩持古畫求題
謝曰此名畫不可汚卒不許師御史客久京邸中人
廉鵬贈之棺謂可結臺省懽也景明曰御史生不苟

受奚爲受汚地下耶乃約所知共賻殮之竟卻其棺
景明守正不爲干謁守中書十年不調久之遷陝西
僉事督學廉鵬弟鸞鎮守關中恃勢橫肆諸叅隨遇
二司不下馬景明執之撻於市責數之始人人斂迹
亡何卒於官年僅三十九所著有雍大記書疏騷賦
等篇

王兆雲曰始先生崛起汝南人郎以爲班固崔駰
陸雲王勃之流也夫數子皆幼慧英持才藻雄麗
者故人以之比先生至先生德量風節數子又安
可並論哉世多言脩士少文才人行劣二者盡覆
相笑也乃先生則獨稱全才可不謂振古豪傑士
耶

童時明曰何仲默人稱大復先生與北地李獻吉
爲友詭者謂明興詩文足起千載之衰而何李最
爲大家屹然爲一代山斗云乃其憂憤時事抗言
尊顯憂國憐才郎古人莫加也壽雖不永名可垂
世不朽矣

方布政傳

浙江左布政使方良永字壽卿莆田人弘治三年進
士性狷潔無仕郎以廉介稱正德初劉瑾用事外官

至京見朝畢必造私第拜跪良永以僉事補官或勸
其循例謁瑾良永厲聲曰惟官可棄身可殺此膝不
可屈竟不往瑾怒及除補河南信陽等處撫民兵備
僉事內批此缺不係額設方良永這厮如何營謀補
選着致仕去良永謝恩即日出京然此缺寔　祖宗
額設瑾之矯誣若此瑾誅復起原任尋加副使轉叅
政所至有聲累陞浙江左布政使禁餽送革羨餘一
錢不私邊將朱寧怙寵黷貨發鈔各省直易銀如其
數浙江凡易三萬餘兩良永貯鈔於庫艸疏馳上大
畧謂方今群盜甫息四方瘡痍未起浙江甫雹爲災

待哺之民嗷嗷千里此何等時也而朱寧乃欲括財
民間夫財盡則民心傷民心傷則邦本搖陛下寧不
爲之寒心乎臣惟朱寧入籍以來陛下之賜予無算
四方之餽遺不貲篋笥之中必不少此又不喪心病
狂何乃爲此負恩之舉伏望陛下明正典刑將已歛
鈔銀盡給還民則民怨猶可慰解不然尾大不掉事
將有出於尋常不可料者矣疏入寧頗懼委過下人
他省易銀已至者悉還之時寧肆惡擅權勢焰熏灼
舉朝莫敢言者良永以外臣亟攻之寧憾之入骨使
人陰伺中傷思得而甘心焉疑良有私書拘賫奏者

至其家啟篋披之無所得尋復遣校尉來浙偵長所爲久之無隙可乘乃已大理丞黃鞏以書智長永曰官鈔一疏足以落權倖之膽而束其手援浙西東數百萬生靈垂死中而生之甚盛甚盛宇宙間數百年不可無此一舉內外數千大小執事不可無此一人丈夫生世如朝露官爵如雨泡不可無此一看聞者謂爲知言云尋以母老疏乞終養歸杜門自守不問戶外事寧敗撫按交章疏薦不起詔月給米三石以養孝廉

童時明曰方公一言而奸臣不至充斥民間不至空虛皆其力也斯亦所謂將虎鬚者已而卒能完名高致不羅於毒非知幾能然乎

楊監候傳

欽天監監候楊源字本清豐城人也父瑄以進士拜監察御史天順初印馬坼內劾奏曹石擅權忤旨逮下獄欲坐以死是日忽大風雷拔木京師震恐於是得從減謫戍遼東未至道遇赦還或謂宜詣曹石謝瑄不從復戍廣西成化初詔復御史陞浙江按察司副使轉按察使卒於官源其子也以習天文任欽天監五官監候正德初逆瑾用事奏言七月中占候火

角及心宿中心動搖天旋天權星不明因勸 上安
居深宮絕嬉戲禁遊獵罷弓馬嚴號令毋輕出入既
而復奏十月末占候連日霾霧交作爲衆邪之氣陰
冒於陽臣欺於君小人擅權爲下叛上引喻甚切瑾
怒揑旨廷杖三十居亡何復言今年火星入太薇垣
帝座之前邪臣謀犯主上之象陛下宜思患預防意
在瑾也瑾大怒召源面斥之曰若何等官要學做忠
臣源厲聲曰官有大小忠君之心一也瑾遂揑旨廷
杖六十謫戍肅州行至河陽驛卒妻度氏斬蘆荻覆
屍葬於驛後

童時明曰父以諫顯矣而子非諫職也亦能以諫
顯豈其家學然與抑亦天植其性乎何忠直萃于
一門也

蔣御史傳

監察御史蔣欽字子修常熟人弘治丙辰進士初任
衛輝府推官以治行徵拜南京陝西道御史甫入道
即以言事罰俸半年管龍江上下關商民稱便劾兵
刑吏三部尚書不守法各疏其實直聲震一時正德
初內侍劉瑾等弄權欽與南科道戴銑薄彥徽等具
疏言劉健謝遷先朝元老不宜輕去又言 上晏朝

廢學與六七內臣新進佞倖遊宴馳驅射獵等事伏望收回成命着劉健謝遷仍與李東陽照舊管事以抑權奸　上大怒着錦衣緹騎賫詔解扭到京杖之闕下受杖三十削籍爲民居三日欽獨疏奏爲急誅賊臣以正朝廷以甦民命事大略謂劉瑾一小豎耳陛下腹心之爲左右耳目之爲便嬖股肱之爲忠良殊不知劉瑾悖逆之徒也蠹國之賊也忿臣保留輔臣以抑權奸矯旨拿問受杖三十落職爲民矣然猷故猶不忘君況今待命衽席目擊時弊爲忍無言昨見各省都布按三司官瑾假示皇命無貴索銀一千兩甚至三千兩五千兩者人皆寒心不與者則貶之貶之而去者有人矣與者則褒之褒之而擢者有人矣陛下獨不知耶知而用於左右是不知左右有賊也得不以賊爲腹心乎刑科給事劉瀘指陛下暗於用人昏於行事而劉瑾削其爵撻其體假示皇命禁諸言責官毋得妄生議論人皆寒心不言者失於坐視敢言者坐於非法重論陛下今日如此他日可知以姦臣而用於前後是不知前後有賊也得不以賊爲耳目股肱乎臣等十三道朝廷之耳目也陛下之心腹股肱也不以臣爲耳目而以賊爲耳目不以臣

爲心腹股肱而以賊爲心腹股肱一日不測萬民失主一賊用權萬民失望吞聲喪氣在在有人矣呻吟之聲動徹天地矣陛下情然不聞縱令劉瑾壞天下事壞國家事壞祖宗百餘年事陛下有何面目立於天地間乎陛下當聽臣言急誅劉瑾以謝天下再殺臣以謝劉瑾使朝廷一正萬邪不能再入君心一正萬欲不能再侵今日之國家依然祖宗之國家重祖宗之國家則聽臣所奏輕祖宗之國家則聽瑾所欺欺之一字陛下亦當痛心疏入有旨再打三十繫獄越三日復具疏奏請殺逆罪以慰內外人心事大畧謂臣與逆賊劉瑾一正一邪勢不兩立一誠一僞分不相關賊瑾蓄惡已非一朝乘間起釁乃其本心陛下日與嬉遊懵不知避內外臣民皆氷兢淵懼臣向具奏一通受杖三十血肉淋漓九死不死伏枕獄內不能自已臣願借尚方劍以誅之也朱雲何人也臣肯少讓之哉陛下允臣痛奏將臣較瑾瑾忠乎臣忠乎將瑾較臣臣正乎瑾正乎忠與不忠正與不正天下之人皆知之陛下之心亦洞然知之何仇於臣而信任此逆賊哉臣欽出痛心感額之言而陛下不以爲是陛下爲何等天子哉臣骨肉都消涕泗交作七

十二歲老父不顧養矣臣死何足恤但陛下覆國喪家之禍起於旦夕是大可恤也陛下先殺劉瑾以謝天下梟首午門使知臣欽有敢諫之直而陛下有誅賊之刑臣死亦得與龍逢比干同遊於地下萬一不死當轟轟烈烈做一好丈夫以定國家使天下知老父之有子如欽知陛下之有臣如欽幸之幸也陛下不殺此賊當先殺臣以謝賊臣何忍與此賊同立於天地間耶奏入有旨再杖三十前後凡三受杖纔半月耳不勝創甚越三日殞於獄遺書慰解老親囑其子讀書循禮善養祖父母不及家事年僅四十九正德九年進贈光祿寺少卿嘉靖中賜祭葬廕子國學

邵濂曰蔣公孤忠自許九死不移當權貂煽禍公卿結舌即有錚錚者不過掛冠一去耳獨公竟以死諫至今讀其遺疏有不目眥上裂者哉

童時明曰余聞之海虞士人謂子修論時事方夜屬草燈下有鬼聲子修自念此疏一上且掇奇禍彼鳴者得非吾先靈念覆後胤欲尼吾事乎因起視曰倘是吾先人何不厲聲告我言未畢聲四振于壁子修嘆曰吾業已委身義不得顧私使緘默負國爲先人羞亦均于不孝矣即死不可易也聲

遂止夫禍有先兆知之而卒不易此豈以生死動其心者耶屢折屢勁忠貞盖天植之矣

涂御史傳

涂御史名禎新淦人也進士初知江陰縣持已嚴飭涖政公平治行天下第一徵拜監察御史正德初巡長蘆鹽課劉瑾欲令割送該年餘鹽銀兩禎不從瑾憾之不置任滿復命俟於朝門遇瑾長揖瑾大怒捏旨拿送錦衣衛獄杖三十謫戍甘州未行傷重死于獄仍行原籍取禎男涂朴起解補伍江陰人思禎不置祀於學宮又有周璽

周璽者字國寶太湖人從戍廬州進士授給事中剛直敢言累官順天府丞逆瑾柄用錦衣指揮楊玉附之勢焰熏灼文移垂式璽峻拒之瑾怒杖於朝者三竟死於獄又有裴紹宗

裴紹宗者渭南人進士知海門縣剛直有爲百廢頓舉縣被江患民[illegible]故[illegible]裁抑浮費復奏捐江州之糧民賴以甦擢兵科給事中直言敢諫觸忌杖死貧無以殮官都下者共賻之始克歸又同時通州知州高鵬澧州人鄉舉廉慎有爲丕釐百度宿弊剗革殆盡所經畫如徭役稅務諸凡皆便民可守奏州民養

馬非制聞於朝後調知霸州通民遮道哭留至霸觸忤權璫逮繫詔獄死又有周臣

周臣者南通州所人進士授刑部主事有大臣子坐姦淫竟正其罪以是出爲薊州同知清審徭役蔚有能聲轉順天府推官會有疏逆瑾罪惡事責朝臣廷跪于日中臣抗聲辨詰校尉叱之臣不勝忿憤擊以手板校尉監督之嚴迫至晚氣絕死又有南臺曹閔

曹閔者字宗孝上海人進士授沙縣知縣任滿民號泣攀留累日不得去至隣邑民亦爭爲留之拜南京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宦官竊弄威福將危社稷下錦衣獄被杖幾死遂瑾誅復官不逾年即引退又有毛憲

毛憲者字式之武進人進士任給事中　武宗北巡自號威武大將軍回鑾賜文臣武階緋綺使戎裝服之以迎駕有爭以爲榮者憲不勝忿激納還抗章致仕去當正德初年以直言獲罪者更僕難數有傳附見者不具其他未以傳見者給事中湯敬禮陳廷艾洪任惠李光翰劉蒞徐昂呂翀安奎潘希曾南科則徐蕃牧相徐暹張良弼葛嵩趙士賢御史姚祥陳琳貢安甫史良佐王弘任諾李熙王蕃葛洪陸崑張鳴

鳳蕭乾元姚學禮黃昭道馮顒鄧清王時中張彧胡
瓚南道則潘鏜王良臣趙祐何天衢徐鉉楊璋熊卓
朱廷聲劉玉尚書則張泰張昇吳洪潘蕃王啓吳文
度高銓張縉張憲林澤顧佐侍郎則劉憲都御史則
戈瑄鄧璋鄒昊劉纓周南通政則強珍尚寶卿則崔
璿翰林則張芮劉瑞顧清謝丕主事則張偉王綸孫
槃黃昭劉天麟按察司則邊憲陳格知府則劉麟張
巔舉人則郝序

童時明曰正德之初奄宦用事縉紳喪氣斯亦守
宙一大變故也而其間有表表不屈抗顏正色者
郎紬于一時而信于萬世余感涂周諸公之烈而
因槩存其名蓋以媿夫奴顏婢膝如焦如張者
又按國朝權璫之變蓋至瑾而三矣一見於王振
時則賴有三楊再變於汪直時則賴有商項乃若
瑾也李以顧命元老且不能自立而輔若宰甘心
奴隸焉世喪道乎道喪世乎猶幸而有諸君子之
扶持正氣也

莊太守傳

河間府知府莊禕字誠之弘治丙辰進士武進縣人
爲人剛直負氣以才自雄批窾導郤率無留滯少貧

父將殁與之訣令擇所業禪泣對曰兒非儒不可以立身父曰吾目瞑矣自是向學雖祈寒盛暑不少懈或終夜不輟遂以文知名於時既第授寶坻令寶坻戚畹中涓旁午窋穴互爲奸利盜賊恣横無忌禪公廉無私必行一意邑以肅然舊無城請於朝城之不二旬告訖民不知勞也監臨諸司爭優賢之冢宰倪岳素以獎恬抑躁爲事特疏禪政績十有七條行之天下擢戶部主事劾藩臣匿公帑者因遣御史四出閱實帑藏守臣被重劾者若干人人爲側目出督徐淮倉會歲祲禪發倉以賑監司難之禪曰郎有罪禪自當之不以累也發賑而後奏聞報可又督蘇州倉夜聞轉木聲閧甚詢之知逆瑾採木口外上書力言其害瑾爲之止然竟以奏沒諸豎占窩糧艸於官觸瑾怒罰粟三百石後擢河間府知府清投獻釋滯獄強攝盜戢一如寶坻尋陞山東叅政仍掌府事時逆瑾熏灼人人自危禪三疏乞休瑾怒謫四川順慶府未至言者以前閱實帑藏爲過罷歸嘉靖初應詔陳江南十事　上特詔所司行之其他利弊有聞輒言之有司理友人枉死之讎出門生誣陷之獄激撫臣蠲租之疏皆人所不能行者

童時明曰莊公之病革且死也自爲銘曰我之心如水之清人不得而名我之志如矢之直人不得而識此其自銘也誠自知之眞者乎而抗言於權璫之時非眞清眞直寧有是哉

吳御史傳

監察御史吳閶字朝言武進人正德辛未進士授行人有事汴楚二藩力卻餽遺所至詢民疾苦輒爲劄記尋遷御史慷慨論事巡直隸鹽事兼巡河南還陳入事皆急務而嚴革奏討查用快船尤切時弊時佞倖妨賢就列者多阿噤阻排擊取名閶獨持大體至繫宗社安危生民休戚賢否進退必披吐不諱若駕遊南海則上崇德廣化疏力阻私行將幸邊關則倡同列伏闕極諫郊禮屆期則馳奏親郊祀敬天地言甚剴切宸濠謀逆疏請命將出師不聽下詔親征復率同列疏乞周聖慮責成功不聽先是選司通關節閶劾四人去都御史陳全謀復入院閶率全臺劾正之又疏論姦邪蠹政歷數張銳錢寧谷大用關鳳等之罪及劾大臣阿附者衆飛語中傷不顧 世宗嗣位盡革弊政屏逐小人閶慮其復熾極陳攬乾綱究姦邪甚切已又上疏請抑奔競防蠱惑正士風新聖

政有莫重於用人莫慝於防奸莫大於正始莫先於謹微等語　上嘉納之值例應考課同道素讎閒者陰結選司嗾御史王琳誣奏閒附錢寧希進選司遂以免官居亾何暴卒

童時明曰當錢寧勢焰時臺臣聲言攻之者有幾而吳朝言正言侃侃彼誣其附寧者曾不察朝言之累劾寧奸耶所謂一握爲嚮蓋正人指邪人爲奸邪人亦指正人爲奸耳吁衆口之鑠金可畏也